

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

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亦謂漕和國

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

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擎國西印度

伐刺擎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穀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獵烈性忍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耶正象崇不好學藝伽藍數

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贊畫那國居大山川間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殊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寫經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寫經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捨持寺沙門辯機撰

二十二國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咀羅縛國

闍悉多國

活國

普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嚙摩呾羅國

鉢鐸創那國

溼薄健國

屈居勿浪擊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烏鑑國

研句迦國

羅

拔沙國

羅

揭盤陀國

羅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鶴悉那
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周三十餘里並
堅峻險固也山川巒嶠疊壘塹塹穀稼時播

宿麥滋豐草木扶疎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

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
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
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聰而
不明日誦數方言文字言詞異於諸國多飾
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餘里至弗栗特薩儻那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國大都城号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
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擴
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
東北踰山涉川越迹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

疑四

二

百所僧徒万餘人並皆學大乘法教今王淳
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
建窣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
外道其徒極盛宗事鶻下同那天其天神
旨自迦畢試國阿路據山徙居此國南界鶻
那咄羅由中作感作福爲暴爲惡信求者遂

顧輕機者招駛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隣國
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賈金
銀奇寶或以羊馬馴畜競與貢奉俱申誠素
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觀覩唯修施
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
蓮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
陞級傾蹊徑槃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
高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
上寒風淒烈積雪弥谷行旅經涉莫能停足
飛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
望諸山若觀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嶺

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咀羅縛國

安咀羅縛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疊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果人性擴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

不尚書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

質人性躁烈衣服艷麗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烏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鰻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薦健國

薦健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渺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活國觀貨遷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上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

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果盛人性擴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渺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活國觀貨遷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上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果異繁氣序和暢風俗淳

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粟瑟摩國

訖粟瑟摩國觀貨遷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瞢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東北至鉢利曷國鉢利曷國觀貨遷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粟瑟摩國從訖粟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呴摩呴羅國

呴摩呴羅國觀貨遷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遷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

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麁皮褐頰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戴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見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

疑四

城各別立主宮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粟

瑟摩國東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觀貨遷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遷迤沙石弥漫土宜菽麥多蒲萄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

鄙陋多衣麁髡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哩薄健國

哩薄健國觀貨遷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

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浪擎國反屈浪擎國觀貨遷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哩薄健國俗無法則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毼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

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鎮偈人謂雙安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觀貨遷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紝曲折堆阜高下沙石

五
疑四

流浪寒風凜烈雖植麥豆少樹林乏花果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耗眊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尸棄尼國昏獸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

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爲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

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委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尔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

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詳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

衆寶莊嚴人有施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秘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錄跡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菽麥少穀稼林樹稀

疑四

六

躡花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壯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觀貨遷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弥國

商弥國周一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

下穀稼備植菽麥彌豐多蒲萄出峰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技能淺薄文字同觀貨遷國語言別異多衣麤跣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仰

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謐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凜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

波謐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鯢魚龍龜鼈浮遊乃鳶鷺鴻鴈鴛鴦鸕鷀諸鳥大知遺穀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怯沙國西界與徒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謐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錙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路無人里登山履險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陀國

疑四

七

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
昔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
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
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獵暴
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麤鄙文字語言大
同怯沙國然知淳言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

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
國已來多歷年數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羅
咀羅唐言漢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
利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
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極危峻梯崖

而上下設周圍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
靜欲趁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
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
王德感妖氣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
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謔
譏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

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
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
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
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
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
爲主建宮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

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驭風雲威德遐被
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
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
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
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
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

疑四

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
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無憂王命世即
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
以其故宮爲尊者竟更論師建僧伽藍臺閣
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咀又始羅國人也幼而
穎悟早離俗塵遊心與籍棲神玄旨日誦三

万二千言兼書三万二字故能學冠時彥
名高當世立正法難推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
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
並成宣行莫不詭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
時東有烏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
号爲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

勸衆伐咀又始羅國齊而得之建此伽藍式

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
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
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
恒長故衆僧年別爲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_通_反烏
樓舍_羅_{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
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諷勁疇澗渴鹵
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
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
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万餘橐駝

跋四

九

數千賣花身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竭盤
陀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慙其危厄欲運神
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
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隣
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
周給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
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
鎌國

烏鎌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
徒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果
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黑玉青玉氣序和
風雨順節俗寡禮義人性剛曠多詭詐少廉

恥文字語言少同俗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
鞚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
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
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鵠盤陀國城西二百
餘里至大山山氣蒸騰觸石興雲崖棲峰巒
將崩未墜其巔翠堵波聳然奇制也聞諸土

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北中有莎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畋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蔬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莎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

先有期限或言聞捷稚聲或云待日光照有敕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愈乎乃擊捷稚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余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

對曰我莎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臺問曰釋迦如來出興耶對曰誕靈導出已從寂滅聞後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碩曠野五百餘里至

錄四

十

佐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号也正音宣云室利茲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爲譏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

研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户數盛山阜連屬礫石弥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釋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

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壁巖崿峯

卷一百一十五
樂禪聲草木凌寒春秋一貫谿澗浚瀨飛流
四注崖龕石室某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違神
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
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
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
沙門時往爲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

疑四

十一

多佛法至處莫斯爲盛也十萬頃爲部者凡
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
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
謂胡語之名也俗謂之漢那國山奴謂之子通
之名也卽其俗之名也舊日于闐說即其俗之
名也舊日于闐說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壤土隘
狹宜穀稼多聚果出既能細斂工紡績純紬
又產白玉鑿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
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能衆庶富榮
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羣鹿
裘多衣純紬白疋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
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法華語美諸
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

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號武敬重佛法自
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
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呴又始
羅國被挾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
出雪山比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
舉酋豪尊立爲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謹

流徒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
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
因而爭長忿形辯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
何遽平因獵沒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
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
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

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云
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
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樞
盛滿水自而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弧曲
道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被水
迹尋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

於此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
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
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

十二

盡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
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並世相承傳國君
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
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
折那唐言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

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
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
授王健椎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鍊伽山唐言牛角山
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

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

十三

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
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

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余何人乎獨在幽林
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
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
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

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
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
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爲我現形既得瞻仰
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
伽藍功成感應王者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
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健椎扣擊召集王謂

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當至
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
授王健椎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鍊伽山唐言牛角山
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

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

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
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

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余何人乎獨在幽林
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
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
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
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
中有臣被謫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
傾心遠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
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勒伽夷城中有佛坐

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巍然首戴寶冠
光明時照間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
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
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
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歎已願生其
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旣嗣位已成攝還述

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
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
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
並鼠壞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
蠻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群之首長每出穴

遊止則群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
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
万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泊
乎寇至無所求救君目震恐莫知圖計苟復
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
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

十四

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
遂整戎馬甲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向
奴之間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鎗而諸馬
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林時
衣而以示之王旣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
羅王謝答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

建祠設祭奔走道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禮祭以求福祐行次其冗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旣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

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旣覩明賢心乃祇散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

所在幽林蔽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

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

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與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選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撲覩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弥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總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尚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鷞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勦關防無令桑鷞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

那王命使迎婦而誠曰尗致等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笠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繁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檢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鹿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

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乘餘之自時厥後桑樹連蔭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城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

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自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向所宜行

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當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百姓何惜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棄思也幸為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饑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

辭設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此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面畫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

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蘿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万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

十七

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子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婬摩城有彌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橋賞跡

國鄧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駁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餉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

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亦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塗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磽壞雨雜寶滿衢路人更詈

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婬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婬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爲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

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起則人畜惛遂因以成病時間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觀貨遷故國國父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

十六

里至折摩駁那故國即涅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麥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抑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

十九

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後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揔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典而大寶斯在粵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万殊不

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雖盡應生而不生起謝雖絕示寂滅而無滅豈資迦羅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

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擒五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經被馳驚福林風軌之

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撫真宗猶

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爲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千載之下十

力遺靈闕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流於雷澤汎洪源於媯川體上德之楨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葺行福樹裏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

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邦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効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載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開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
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
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諮詢
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興旨則博問高才啓
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
未得爲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

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万里
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
乘學徒号木叉提婆唐言天解大乘法衆号摩
訶那那提婆唐言天解大斯乃高其德而傳微号
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與義三請微言
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煥然慧悟怡然理順質

疑四

二十一

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
學已傳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
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鷄園迴
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
原而廻瞻潛靈舊址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
而增懷仰玄風而永嘆匪唯麥秀悲殷黍離

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託異說歲月遄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痖斯國鹿野苑

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覆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昧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

疑四

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摠六百五十七部粹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輶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磴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帝

雋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陰慧日重明黃圖流鶩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諸深經覽文如己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

摹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哲紳先生動色相趨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爲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爲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沖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

官商實所未安誠非譏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爲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謙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

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緇素僉曰渝乎斯言謹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讀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往生肇融寂之筆削況乎圓方

爲圓之世斲形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揔持寺產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鵠雀之資廁鵠

鴻之未委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鉋勵朽力疲曳塞恭承志記論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

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壇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

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槃紝壘場迴互行文即書不在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采之推而述之務

從實錄進誠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
默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宣資朝化
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車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
聞博望之功鶩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園

疑四
二十三末

想千載如日擊覽万里若躬遊負古之所不
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盡覆殊俗來王淳風
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史
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舊釋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鳴音保

舊